

◎ 讀《心經》就是修學般若慧

在世間宗教中，有著重於慈悲，依靠於信仰等的不同，而佛教的特出，卻在智慧。就佛法本身而言，於聲聞法的修學中，依戒而生定，依定而發慧的過程裡，真正導向於解脫的，是智慧。在菩薩的六度萬行裡，也以般若為導。依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廣集一切福德資糧；依禪定而修得般若波羅蜜多，才能成就大乘果證，斷盡所有生死煩惱。所以說，不論是聲聞、菩薩法，智慧的修學都是成就出世間法的心要，能否轉凡成聖的關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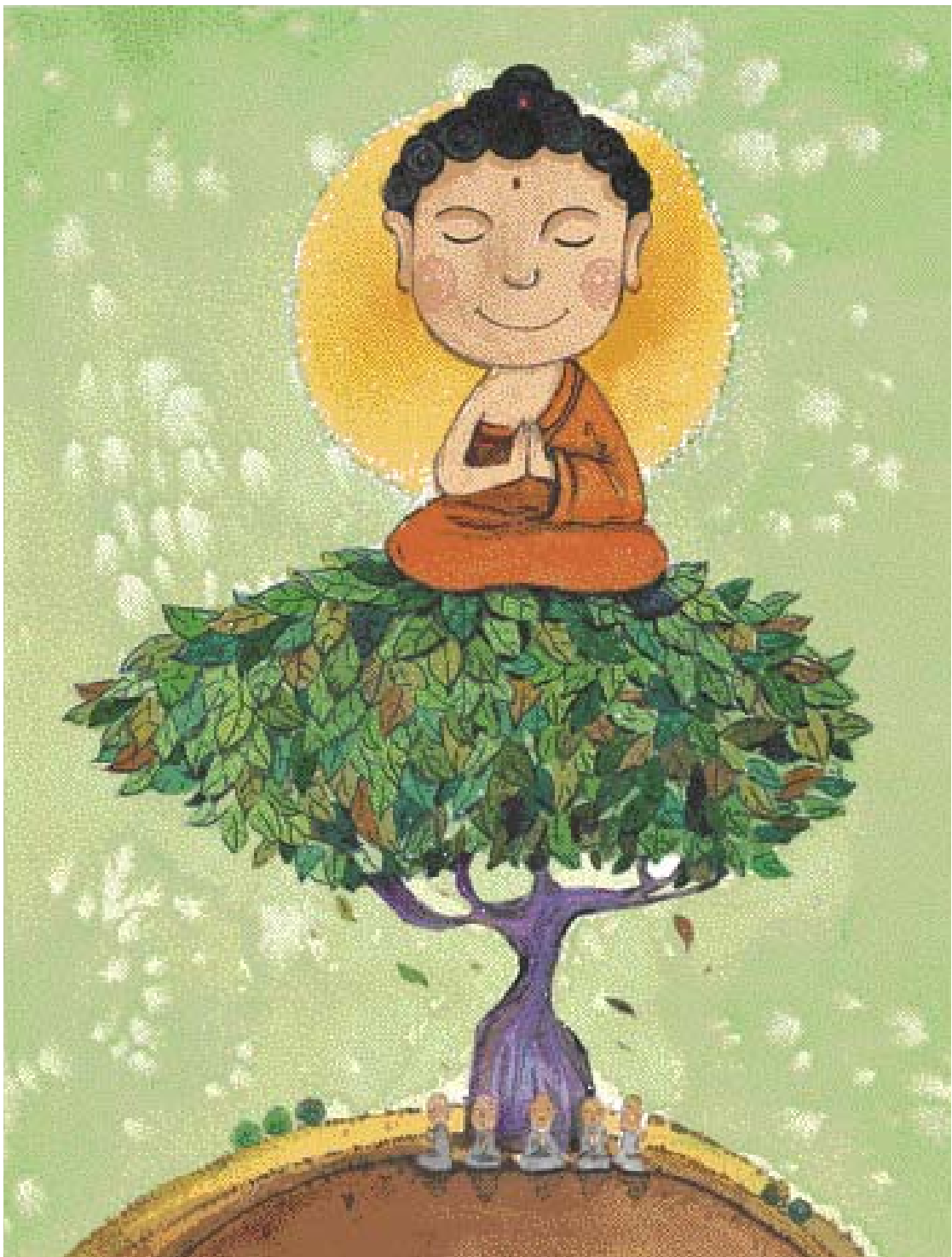
慧的特性

在經典中，「慧」常以其他的名詞出現，如正見、正思惟、觀、智、覺等，而最常見的，是「般若」。之所以特別安立「般若」這個詞，是著重在因行的修學；如果到達究竟圓滿的果證，般若即轉名薩婆若（一切智），或菩提（覺）。般若所代表的，是學行中的因慧；而智與菩提等，則是依般若而證悟的果慧。慧的特性是「於所緣境簡擇為性」，觀（毘鉢舍那）則為分別、尋伺、觀察、抉擇等，兩者在意義上是相通的。只是一般初學時所修慧，常常以「觀」的名稱表示，等到觀行成就，才稱為「慧」。

修習觀慧，對於所觀境，不僅要明明了了，而且更要能引發推究、抉擇等功用。緣世俗事相是如此；緣勝義境界，也要依尋伺抉擇等，去引發體會得諸法畢竟空性。思察簡擇，才是觀慧的特性。

慧的修習

一般人能聞法知義、能談空說有等的智慧，大都是「生得慧」——出生即擁有的慧力。因為這是一般知識所能作到的，如果學佛者以此而自滿，那麼可以說他所得到的，不過是對佛法有所理解的世間學問而已。「生得慧」可以作為深入佛法的前方



便，但並不是佛教中特有的。

所謂「加行慧」，是依於對佛法有高度的抉擇與理解的智力，基於堅固的信心下不斷行持，然後才於清淨心中，自然流出的智慧。

它的修行又可分為三階段，即聞、思、修慧。

聞慧，是以與生俱來的慧力，親近善法善知識，多聞熏習，逐漸深入佛法。以淨信心，引發一種類似的悟境，於佛法得到較深的信解。這是依聽聞所成就的智慧，所以應稱為「聞所成慧」。千萬不要以為聽經聞法，對佛法有了一些了解，便是聞慧成就。慧學的進修，與其他功德的薰修，是相輔相成的。聞慧成就，即正見具足，同時也是信根成就。

思慧是在聞慧的基礎上，對於諸法的甚深法性，及世間因緣果報等，進一步的思惟、抉擇而有更深的體悟。這種由思惟所引生的慧解，稱為「思所成慧」。思慧成就，也即是淨戒具足；於大乘來說，也就是慈悲、布施、忍辱、精進等功德的成就。大乘的淨戒，常與悲心相應；在淨戒中，可以長養悲心；也唯有具足悲心，才能圓滿大乘淨戒。

修慧，即是於聞思所成智慧，將對佛法所有的體解，在與定心相應中，觀察抉擇諸法實相，及因果緣起等。止觀雙運而引發深慧，稱為「修所成慧」。修慧成就，必須從散心分別觀察，而到達定心相應，所以，修慧即是具足正定——定成就。經過定慧相應、止觀雙運的修慧成就，再更深徹的簡擇觀照，終於引發「無漏慧」，又名「現證慧」。由此無漏慧，斷煩惱，證真理，這才是慧學的成就。

這修習慧學的過程，無論聲聞與菩薩乘，都是相同的。

大乘不共慧

在慧學中，依行者的根基，又可分為三乘共慧與大乘不共慧。聲聞行者所證悟的法性，是依三法印的次第而證悟——即無常、無我、寂滅。大乘的觀慧，則是直入諸法空寂。中觀行者，

直從有空的不一不異著手。依空宗說：一切法是從緣而起的，所以一切法是性空的。因為是性空的，所以要依因緣而現起。這樣，法法從緣有，法法本性空，緣起（有）與性空，不一不異，相得相成。

另外，在所觀境上，二乘行者因為出離心切，而直從自己身心，觀察苦空無常而解脫生死。大乘菩薩因為特重悲願，而不侷限於自身，除了世間的因緣果報、身心現象，還有菩薩行為、佛果功德等等，都是觀境。以此世俗觀慧的信解，再加以法空性的勝義觀慧。依聞思修的不斷修習，最後乃可證入諸法空性——真勝義諦。

無著菩薩曾以金剛杵比喻大乘行者的修行過程，頭尾粗大而中間狹小。剛開始發心修學時，所觀境廣，直到將證悟時，離一切相，無絲毫自性相可得。在透過此狹隘階段後，真實徹悟空性，才又起方便，廣觀一切相，起種種行。在印度，無論中觀或唯識行者，皆以離相的空性為證悟的要點，然後才日見廣大，趣向佛果。

發菩提心的菩薩行者，在般若慧的修證過程中，也不要忘記世間學問的學習。真正的大乘慧學，不但重視觀境與生活的相應，而且對世間學問也能廣學多聞，學習融攝佛法與世間法，讓它成為利益眾生的一種方便。